



德布斯

(一个战斗的
美国人的事迹)

赫伯特·摩理士与
威廉·侃恩合著

德 布 斯

(一个战斗的美国人的事迹)

赫伯特·摩理士与威廉·侃恩合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Herbert M. Morais & William Cahn

GENE DEBS

(The Story of a Fighting American)

Internatioa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48.

本書根据美国国际出版社1948年版译出

德 布 斯

(一个战斗的美国人的事迹)

[美]赫伯特·摩理士与威廉·侃恩合著

姚 善 友 译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787×1168 公厘 1/40 · 印张 3 4/5 · 字数 81,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 定价(六) 0.35 元

統一書号 11002·250

校对者：張伯坤筆

前 言

琴·德布斯的事迹是一个战斗的美国人的事迹，是一个痛恨侵害理和人间剥削、捍卫男女劳动人民事业的人的事迹。

因为他是人民的一个精兵，所以在他生前受到了控制美国财富的强大势力集团的毁谤。今天，他死去已经多年了，他还是继续受人诋毁，往往那些诋毁者口口声声说他们敬慕他的为人，但是他们认为他的斗争精神是一个善良人身上的缺陷。

我们这本书不是一部完整的批判性的传记，它并不包括德布斯一生事业的全貌，我们也不打算在这里用今天的眼光对他的一切活动进行评价。

我们仅仅用一种简单平易的文体披露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更多的关于德布斯的书以后还会出现。我们这本书仅仅是关于一个坚强斗士的一个介绍，是完全根据文件和事实写成的。

琴·德布斯是美国的一部分。了解他和他所处的时代就是了解伟大的美国传统。并且我们如果按照这个传统来行动，未来的和平与安全就有了保障。

我们采用了德布斯自己的写作、他在报章杂志

上发表的文章、他的演說以及他同时代人的記述，作为本書的資料。为了使得文章通俗起見，我們不加边注。但是我們仔細地核对了全部引文和参考書，本書所用参考資料的清单見書末。

赫伯特·摩理士

威廉·侃恩

目 次

前言	1
序幕	1
一个工联主义者的产生	4
人們喜爱德布斯	12
跟着劳工运动成长	20
跟詹姆士·希尔比个高低	28
人們反对奴隶制度	38
思想是禁閉不了的	48
德布斯竞选总统	58
古老工联里的新鮮空气	68
一种新型的工会	75
紅色专車	81
为和平而奋斗	99
受审和定罪	109
美国最出名的囚犯	117
战斗到底	132
参考書目	142

序 幕

有一个頂天立地的人
伸出了双手捧着一颗人世間難可比
拟地赤誠的心，
这人就是琴·德布斯。

詹姆士·惠特孔·萊利

“看什么熱鬧，朋友？”

“是德布斯，他們剛把他从監獄里釋放了出来。”

是的，尤琴·德布斯恢復自由了。那天早晨他在依利諾斯州武德斯托克鎮的牢房里跟艾格特执行官同进了早餐。

在他獄中的最后一夜，他睡得很安靜。午夜剛过了一秒鐘，执行官輕輕的在他肩上敲了几下，告訴他已經自由了。

那天整天整夜无数的男女老幼聚集在監獄前面，想在德布斯离开的时候看他一眼。許多人远道而来，有些是从芝加哥坐了五十五哩的特別快車来的。他們要看看那个在蒲尔門工人罢工^①期間曾經

① 指1894年在伊利諾斯州蒲尔門城所發生的蒲尔門公司工人罢工事件。

公开反抗当日最强大的铁路大王的人。

在1895年11月22日的下午，当德布斯在他兄弟狄奥多的陪同下，手里提着一只皮箱离开武德斯托克监狱的时候，大声叫嚷着的兴奋的男女群众立即把他包围起来。

一群强壮的工人推开众人跑近前来。“把他高举起来，好让我们大家瞧瞧他！”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叫喊道。

就这样，德布斯被举了起来，坐在高高兴兴的人们的肩上被抬往火车站，估计有一万人的群众浩浩荡荡地跟在高抬着德布斯的人们的后面。

群众欢声雷动。站在他近旁的人拥抱他 吻他，其他的人仅仅寻找他的手，就是碰一下，好象他们也满足了。响应这个场合的气氛，一支军乐队赶忙凑齐了乐器，开始演奏起来。当这支游行队伍到达车站的时候，群众向着列车蜂涌而来；成百的人跑进了车箱。

在乐声和歌唱声中，列车开往芝加哥。和亲友们在一道，德布斯感到十分轻松。

当列车驶进芝加哥的韦尔斯街车站的时候，尽管雨雪交加，道路泞滑，有十万人以上涌进了车站里的披屋，挤向前去把德布斯举了起来。

又一次德布斯坐在他朋友们的肩上被抬往一辆等待着的马车。众人排好队伍举行游行。

但是当德布斯看到这辆马车的时候，他不肯进

去。“不，”他說，“如果大家步行，我也步行。他們認為够好的事，对我也是够好的。”

这个尤琴·維克忒·德布斯是什么人？为那么多人所深切爱戴、为他的敌人們所深恶痛絕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尤琴·德布斯！”著名詩人愛德溫·馬克姆写道：“这是本世紀中最偉大的名字之一。”

“可能从前在某一时候某一地方曾經有过比尤琴·德布斯更和藹可亲、更温文儒雅、更慷慨大度的人，但是我却从未遇見過，”著名律師克拉令斯·戴罗写道。

但是紐約时报(1894年7月9日)却把德布斯說成是“人类的敌人。”芝加哥先驅报称他为一个“胡言乱語，大叫大喊違法乱紀的人。”

而且一个铁路公司的发言人曾經說過：“我們有办法对付別的工人領袖，可是我們无法对付德布斯。我們非消灭他不可……”

是的，这就是德布斯，他曾經五次竞选过美国总统，当这人因为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獄中服徒刑的时候，他曾經获得几乎一百万張的选票。

他曾經坐过多年的牢獄，受过强大的公司的迫害，为人民所爱戴。这个人說过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才使他获得如此的爱戴，如此的敌視呢？

一个工联主义者的产生

参加工人的集会是我最高的快乐，
而且十年来当工联主义的忠实信徒
們聚集的时候，我是从不缺席的。

在1894年的蒲尔門大罢工期間第一次入獄的德布斯是美国鐵路工人所公認的領袖。鐵路工人了解他，信任他，愛戴他。因为他是他們中間的一个。

象以前他父亲一样，琴·德布斯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他的父母(金·但尼·德布斯和瑪格麗·瑪麗·裴忒利)是在1849年从亚尔薩斯移居到美国来的。到了美国不久，他們就搬到西部去了，定居在鄙陋的新开辟的德勒·賀德，这是一个位于印第安納州西部的华巴士河旁的市鎮。

老德布斯在一家肉类罐頭厂做工，工作時間长，工資低。当德勒·賀德从一个肉类制品中心变成鐵路中心的时候，德布斯帮助第一条通过該地的鐵路鋪軌。但是鐵路工人的工資少得可怜，老德布斯无法維持他一家的生活。因此他和他妻子开了一家食品商店，收入略有增加。这一点額外的金錢是急需的，因为家里的人口在增加。

1855年11月5日，尤琴·維克忒·德布斯出世了，家里有兄弟姊妹九人。这十个子女中，只有六个日后长大成人，就是四个女孩、尤琴和他的兄弟狄奧多。这些孩子因为没有钱，都不能受到很多的教育，所以琴·德布斯的大部分教育是自学得来的。他爱好阅读象乔奇·华盛顿、湯麦斯·潘恩和巴特里克·亨理等美国名人的作品。

但是他没有很多时间阅读。在十四岁的时候，年轻的琴就在德勒·賀德的老范得利铁路的车间里调漆。一年以后，他当了机车火夫。他的工资虽低，但却是德布斯一家所急需的。

但是在铁路上做工，不但工作时间长，而且工作又吃力又危险。撞车和行车事故是屡见不鲜的。琴的两个知友（一个是火车机师，一个是火夫）就是在这样的一次事故中突然死亡的。德布斯的母亲开始有点害怕了，她求他辞去他的职务，所以在十九岁的时候，琴充当了德勒·賀德一家食品商店的店员。

但是他不喜欢食品商店。他热爱铁路，特别是那些在列车上工作的勤劳的人们。

“作为一个机车火夫，”德布斯日后写道，“我懂得了在下雪、下雪子和下冰雹时铁道工作的艰苦，铁路上任何时候都可以发生的危险，失业的威胁，工资的微薄，以及铁路工人十分痛苦的命运。所以远在童年时期，我就不可避免地感到工人的不平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德布斯日后不可避免地要

成为一个工联主义者。

1875年2月，一个寒冷的晚上，当新近組織起来的司机工会的会长約書亞·李契到德勒·賀德来建立一个分会的时候，在那参加第一次會議的二十一个铁路工人中有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帶着一張深沉穎慧的面孔。他的名字是尤琴·德布斯。

李契的“直率坦白、簡單朴素的样子和質朴无华的語言”馬上吸引了德布斯的注意。許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这次會議的时候，他写道：“我十分清晰地記得，我曾經感觉到他把一只又粗又大的手放在我的肩上，一对长兄般的和蔼的眼睛直注視着我的眼睛，当时他輕輕地說，‘孩子，你年紀还太小，但是我相信你是真心实意的，并且你将在工会中大露头角。’我当然告訴他我将尽我所能。”

过了几个月，当李契在圣路易开会的时候，他說：“不久以前我在德勒·賀德吸收了一个黄毛小子加入工会，将来有一天这个孩子将成为这个工会的領袖。”

这样，尤琴·維克忒·德布斯在十九岁的时候，加入了工联运动。这个运动当时正在发展會員，特别是在千千万万工資过低权利过少的铁路工人当中。

当时美国正处在一个严重的經濟危机中。講到1873年到1878年由來已久的不景气的时候，德布斯說这个时候，“工厂和工場倒閉，铁路裁員减薪，全

国到处是失业工人，人們都在不祥地討論着‘恐慌’和‘艰难时世’……这是一个財政破产、工业停滯和普遍消沉的时期……”

在这个不景气来临之前，機車火夫已經决定了成立他們自己的职工会，象几乎十年以前機車机师們所做的那样。在李契的指导之下，在1875年約有四千个鉄路工人加入了职工会。

年輕的德布斯是其中之一：他长得六呎身材，体格結实，秉性穎慧，举止动人，动作敏捷，正是劳工运动所迫切需要的一类人物。德布斯当选为維哥分会的書記。他受工联主义思想的影响深到这样一个地步，甚至当他加入維哥分会的时候（据他自己說），他“替該分会的半数創立會員付了入会費，因为他們自己付不起会費……”

但是，尽管德布斯很能干、很努力，維哥分会的工作沒有进展。分会的會員看到国内正在发生的情势給吓坏了。

經濟蕭条仍然籠罩着美国。鉄路資本家为了尽可能維持高額利潤，削減了工資，每日每人減去一块多美金。鉄路工人就加以回击。

結果，一次巨大的鉄路工人罢工发生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罢工。

这次罢工，1877年在西弗吉尼亚开始，很迅速地蔓延到了匹茲堡和美国中部。美国某些最大的鉄路停了，并且全国各地許多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同情

罷工。整個國家是處在怠工邊緣上了。

工人們奮不顧身地進行鬥爭，他們佔領了鐵路停車場，征用了列車。政府派遣了州的民兵隊和聯邦軍隊，軍隊和罷工工人就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部分居民加入罷工工人的行列，許多男女群眾因此就被毆打、射擊、和擊斃。

商辦報紙幫助破壞罷工，它們散布混亂，把工人說成是“流浪乞丐、小偷、煽動者和共產黨。”在這樣的攻擊之下，這次罷工終於是被擊潰了，但是它在各地人們的思想感情上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德勒·賀德，德布斯細心地注視着這個事件。但是他宣稱他完全反對罷工，這反映了當時許多工聯主義者思想上的混亂。在他看來，罷工意味着“無政府狀態和革命。”

1877年9月，德布斯以代表的身份，在印第安納坡里城舉行的機車火夫兄弟會第四屆年會上發表了演說（這是他在勞工大會發表的第一篇演說），他說：

“常常有人問：‘火夫兄弟會贊成罷工么？’對這個問題，我們斷然地回答，‘我們反對……’”

當時的掌聲是稀稀落落的，但是這個年輕人却很滿意了。

雖然他當時不了解，事實上1877年鐵路工人罷工的失敗差點兒把他心愛的維哥分會搞垮了。工人們給鐵路資本家的殘酷鎮壓吓壞了，不來參加會了，

不久就只剩了德布斯一个人。但是，慢慢的他又把他們帶回到工会来，使得工会拥有足够的會員，能够維持下去。

全国各地其他分会的情况也和德勒·賀德城的分会一样。到了1879年全国只剩三百六十个分会，只有一百二十个繳納会費的會員。火夫职工会好象快要寿終正寢了。更坏的是，在下一年（1880年），火夫职工会总会的會計拿了工会銀庫中仅存的微少余款卷逃了。没有办法，工会会长安納德只好恳求德布斯出任會計和火夫职工会机关报的总編輯。

德布斯答应了。

“小伙子，你們不要离开我們，”他对代表們說（这是几个月来第一个鼓舞人心的声音），“再过一年，我担保火夫职工会可以还清借款。”

那一年德布斯沒有拿薪給。实际上，他自己貼了八百块錢，帮助維持职工会的工作。他获得了他的两个姊姊和他弟弟狄奧多（狄奧多是他一生中信賴的伴侶）的协助，他們三人使他摆脱了他职务上的文書工作。

到了1880年年底，火夫职工会开始恢复了。同时，铁路事业象其他工业一样正在发展中，成千哩的新铁路在鋪設中。

在这种情况下火夫职工会兴旺起来了。到1883年它已經償清債務，拥有一百八十一個分会，八千个會員。无怪那年在但維尔城举行的火夫职工会代表

大会上，德布斯所获得的热烈欢迎超过职工会邀请的当时最著名的傳教師兼演說家亨理·华特·毕秋。

火夫兄弟会得了救，这是德布斯的功劳。

“这样我在組織劳工运动方面走了第一步，”关于这个时期德布斯写道，“一种新的力量燃起了我的野心，改变了我一生事业的全貌。我渾身是干劲，我的血液簡直在沸騰。我日以繼夜地为司爐兄弟会工作……参加工人的集会是我最大的快乐，而且十年来当工联主义的忠实信徒們聚集的时候，我是从不缺席的……我带着青年人的全部热情参加了这个好象充滿着光明前途的十字軍……我不分昼夜，連觉也舍不得睡……”

年輕的德布斯鼓足干劲，响应号召做工会組織工作。

“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我組織或是帮助組織了几乎全部的鉄路工会和許多其他工会……我組織了列車管理員兄弟会（就是現在的鉄路車务員职工会），我起草了它的第一个章程，准备了它所有的印刷品，我毫不吝嗇地化工夫为它服务，而且我从不接受該工会一文酬劳……”

德勒·賀德的印刷工会分会（德布斯后来被选为該会的名誉會員）会长J·P·馬克唐納指出該城的大多数工会是在德布斯帮助之下組織起来的。“……有許多次在夜里我們把他从床上叫起来，”馬克唐納叙述說，“替印刷工人、漆匠、車工、泥水匠、箍

桶匠、雪茄烟工人、木匠、磚瓦匠、磚瓦搬运工人等調解某些勞資糾紛……”

德勒·賀德的另外一个勞工領袖把德布斯的辦公室說成是各种工会組織的大本營。“当工会需要錢的时候，他們去找德布斯；当他們为难的时候，他們去找德布斯；当他們受了委屈的时候，他們去找德布斯……”

但是德布斯的組織工作并不限于他的家乡德勒·賀德。相反的，他总是随时准备出門去做新的組織工作。他的手提包一直是收拾好了的。他沒有錢，但是他在鐵路上的伙伴們設法使得他免費乘車。

“我坐在機車里翻山越野，”許多年以后他回忆說，“我睡在公事車里，睡在車上狹小的鋪位上，就吃黝黑的火夫的飯盒子里的飯……就这样我在組織工作中受到了鼓励，……因为这时候我已經以工会組織家著名了，所以各处都来叫我，只有极少数的工会不是經過我帮助組織起来的……”